

批判社會學底

✓ 亞克色利羅德著 吳念慈譯

304
A010

目 次

第一講

史的法則是可能的麼3

第二講

歷史哲學思想發展底概略27

第三講

社會學底方法論在其發展上之根柢59

第四講

社會學上底類推的方法97

第五講

社會學上底類推的方法(續)133

第六講

律刻特底歷史哲學理論177

第七講

律刻特歷史理論底批評217

第一講

史的法則是可能的麼？

唯物史觀是——一個頗複雜的，廣泛的世界觀。牠是以哲學的假定開始而以社會的政治的戰術告終的。這樣的，牠包括着理論和實踐，史的進化底理論的原理及社會的人類之意志及行動底原理。因而若用哲學的話頭來說，牠是把理論的及實踐的理性底活動底說明統一於自己之中。所以，這一世界觀不能以有限的而且有盡的方法來敘述，是自明的。成爲唯物史觀底最正確而且真實的敘述的，就是全文化史，即由這個世界觀底見地看來的人類底全史的活動之批判的檢討。這樣的課題，

就是第一等的天才尚且不能勝任愉快，普通人更不消說了。這一課題，已爲在這一領域充分獲得顯著的成果的，全世界的馬克思主義做到幾分了。

我就以這些成果爲根據，努力把含有方法論的性質的根本原理，即一切馬克思主義者所要方法論地研究史的及社會的現象與問題所必需的原理及假定，展開於諸君之前。

唯物史觀第一就是探求史的法則底設定。而且不僅是探求，其偉大的創立者馬克思及昂格思已把牠們發見了。於是就發生了什麼是法則？這個疑問。依着我底見解，法則底本質，已被十八世紀底優秀的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鳩完全正當地定成公式了。孟德斯鳩在其著名的著作“法律底精神”中如次的規定法則（法則和法律在原語是同一的——譯者）底本質。他說：“法則云者，其最廣義，是由物底本性所發露的必然的關係，而且在這一意義上，一切底存在物都有牠自己底法則。”現今在自然科學底領域，誰都不非難由物底本性發露而表明牠

們底相互關係底恆存性的客觀的法則之存在。就拿引力底法則看看吧。我們知道從高處落下的一切物體是爲地心所吸引的。這一法則是以無數反覆着的現象爲根據而被導來的。我們知道廣泛的質料或物質底保存法則。這一法則宣布着物質在反應底時候，不消滅也不被創出，恆常地而且不變地作爲物質而留下，所異者不過變換着吧了。換句話說，就是當一切化學的轉換之際，入於反應的質料底重量常等於反應底結果所獲得的東西底重量。再換一句話說，在質上變化着的質料之一般的重量，因而其一般的質量或物質，是被保存着的。又試拿另一個廣泛的，關於 Energy 底保存的法則看看吧。這一法則歸着於如次底事體。即：無論我們拿生起於自然界的什麼現象或過程來看，縱使 Energy 在其中受了怎樣的轉換，而參加這些轉換的一切物體的總量在過程前，過程後或過程中底注意的瞬間常作爲不變的東西而留下，這是常判明的。換句話說，Energy 是決不能創造或消

滅的。對於發生着的 Energy 底一切量，同時就有對應的，若用化學上的用語來說，就是等價的，他種 Energy 底量消滅去。反之，無論怎樣分量底 Energy，若同時沒有別種形態底等價的量發生，是不會消滅的。這一公式，是作為現代自然科學底一根本法則而出現的。

上面兩法則都是以在種種底條件之下嚴格地被確證了的經驗為根據而被導來的。但是，在這裏，就發生在史的領域能夠發見和設定這樣一般的而且一般地被承認的法則麼？這個疑問。有一羣學者一般地否定着這樣的可能性。他們所說的根據在一般上或在主要的東西上，如次：第一，自然現象，以低得不能和社會的史的生活現象比較地低度的複雜性為特徵。第二，在對於自然過程的觀測底領域，我們可以看取同一現象底不斷的反覆。第三，自然科學，是可以依着實驗，即依着現象底人工的再生產而得的。我們有把我們在自然底生命中所搜索探聞了的現象中之若干東西在物理的

及化學的實驗室再生產的可能性。然而當研究人類底社會的及史的活動之際，我們却欠缺着這種可能性。要使法蘭西大革命在實驗室中再現是不行的。我們不能把波斯戰爭時代於其具體性再造；不能把宗教改革時代和那麼深刻地影響於史的發展行程的這個大事件底一切結果一起再造。在史的過程中，現象是沒有反覆性的——史的法則可能性底反對者更斷定着說。無論那一史的事件，無論那一史的現象，都是不類似其他的事件或現象的。在史的現實，一切事件只有一回存在着。除了上面底理由之外，在史的事件，偶然性是能夠使決定的影響起作用或現示的。例如，如果沒有優秀的天才的人物或大國家的活動家底法律，就能夠說全歷史會取着別樣的姿容吧。在這種關係上，就是微小的而且外觀上是極其隱微的事實，也能夠現示影響吧。如果埃及底女王克利奧佩特刺（Cleopatra）底鼻子和原形不同，則羅馬帝國底發展行程就會取着別底方向，這，全歐洲底文明也會

沿着不同的河床而進行吧——舊學派底史家斷定的說了。又若在七年戰爭的時候，杜拔理（Du Barry）侯爵夫人不是路易十五世底愛寵，則十九世紀全西歐底生活就要全然取着別底迴轉吧，這是極可能的。因為七年戰爭，法蘭西及荷蘭喪失了自己在海上的意義。可是戰爭底行程和出發爲得着杜拔理侯爵夫人底奧援的無能的法蘭西將軍們底行動所制約了。這樣，如果法蘭西國王對於女性的弱點不多，而杜拔理侯爵夫人也不是那麼媚惑的，則歐羅巴底歷史，會向別底途徑進行吧。因之，這種不能豫想的，而且全然不能加以怎樣的計算的，小小的偶然，是規定着世界史底運命的。

關於歷史上的偶然底意味及人物底影響，我將於說明自由和必然，人物對於大眾底行動的關係及偉人在史的發展行程上的脚色的時候，特地講說吧。

社會的及史的現象和事件之極度複雜這個不可疑的事實，對於史的合則性底發見及規定不能

成爲一種原理上底妨害。而且在自然科學底排列底一般的連鎖之中，我們看到由單純的東西到複雜的東西。由較少複雜的東西到較多複雜的東西底昇進。例如，化學是比較物理學複雜的。因爲牠於自身之中包含了物理學底法則和其自身底法則。又生理學是比較物理學及化學複雜的。爲什麼呢？因爲這一複雜的知識部門是於自己之中體現着物理學，化學，解剖學，生理學等底法則的緣故。同樣的事也可適用於心理學，牠是於自然科學底領域之外，應當和最廣義的社會學關聯的。

雖然，這些思想並不會使上述底領域底代表者，拒絕生理學及心理學底法則底可能性及現存性底設定。各個科學部門底複雜性這個事實，在法則探求底途上並不作爲方法論上底障礙物而出現，不過要求研究者充分意識着課題是困難的事吧了。社會的史的生活，在其一切底發現上現出異常的複雜性：這是無疑的也是不能懷疑的。但是這個不可議論的命題，強制着這一多岐的知

識部門底研究者，對於自己底困難的課題底條件須有明白而且正確的理解，和在自己底推論上要加倍細心。在這裏，想起倍根 (Francis Bacon 1561—1626) 所說，對於理性底法外的普遍化底傾向，應把錫底秤錘降下這句話，是完全適切的。這一要求，意識和責任底要求，是極大的而且是極真摯的要求。

現在移到另一個駁論，即關於史的反覆性的問題吧。歷史上事件和現象是不會反覆的這種論斷只是一種的錯誤。反而在國民底史的生活上，我們遭遇到給與厭世哲學者叔本華 (Schopenhauer) 以值得嘆息着人類史上的難堪的無聊的充分的根據的，無限的反覆量。先從社會經濟的領域來舉例吧。現在我們很明白差不多一切底國民在他們底社會的進化底初階具備了民族的共產的生活（註一）。我們又知道這民族的共產主義隨處具有一般地歸着於團體的生產方法——那是共產的分配形式所由規定的——的類似了的一樣的原理。我們

更知道一切底歐洲諸國是經過封建的秩序而來，而那種封建的秩序也爲俄羅斯國家所具有的，雖然形式稍異，地理的及歷史的條件另是一樣。其次，如果我們將視線投到政治上底領域（我們要在括弧之中預先聲明單爲了便宜使政治上底領域從經濟的構成分離，及在本質上這些領域是不可分的。）就在那裏也有不可避的不斷的反覆投進我們底眼裏來。例如，我們在差不多一切底西歐諸國及俄羅斯看見政治的革命。在歷史上所生起的一切革命，縱使其內容及特徵是怎樣地形形色色的，但在一切的革命當中都可以看取其重大而且在本質上全然類似了的現象底全系列。那是在革命的鬥爭及革命的破局的變革底範域那樣的，重大而且嚴肅的範域，給與導出一般的法則的完全的可能性的。而且，事實上，一切底革命史家，無論他們在原理上承不承認史的現象底反覆性，常是帶來了給與爲史的合則性底設定底素材的相似物。

（註一）如今否定着這個事實的流派出現了。這一流派底論

據，在關於私的所有底起原及發展的講義來檢討牠吧。

更進一步從這個見地把銳利的眼光投到意識形態上吧。無論我們接近意識形態底那一部門，我們隨處全可看見同樣的反覆性。試把那文化的被完成了的形態上的藝術史拿來做例證吧。這一領域諸君是最清楚的。這是第一。第二，藝術是作為差不多一般所承認的在那裏表現藝術的價值底創造者之偶然性，感觸，氣分，靈感，甚至無意識性的事實的人類的活動部門而出現。然而在這一部門，現象也是反覆得可驚。在根本的本質上，藝術的創造史反覆了二個畫面：即古典的及寫實的畫面，與浪漫的畫面。前者被包含於藝術家立志再生產客觀的現實底定型的普遍化的形相之中。這是真正底原本的意味上的 Realism（寫實主義）。他一畫面——浪漫主義的——是被包含於要表現自己底主觀的氣分的藝術家底志向中。那邊是客觀的原理優先，這邊是——主觀的契機優先。而且藝術上這兩大流派，是從古典的古代以至我們底時代，在

反覆着，又屢以判然的正確相繼起着。我們在藝術上看見 Realism 支配了的時期及其他底主觀主義即 Romantic 成爲優勢的流派的時代。藝術上這兩類底交代之比較的正確，給與歌德以從事次底重要而且有興味的普遍化的可能性了。在活的社會力底創造底高揚期，寫實主義支配着，在社會的凋落的時代主觀主義——Romantic——支配着——最偉大的世界的詩人哲學者這樣想了（註一）。

（註一）依照我們底見地看來，藝術上的諸方向底特徵，不是時代底狀態所給與，而更正當地是一定底階級底形勢所給與。

轉到哲學史來，我們在這一領域，人類底抽象的思想底領域也看到充滿着反覆。哲學體系是發生着，創着學派，完成了牠底個個底命題。但是，若經過若干時間底時代，——體系就蒙着完全的破壞，然後蒙着終局的及侮辱的忘却似的。可是更經過一世紀，或有時經過更顯著的時代底懸隔，體系便復活了，而且屢被視爲全然新的而且全然獨創

的東西。引用着確證這一命題的例子，未免有些殺風景。因為在這種關係上，哲學史是差不多沒有例外的。

是的，歷史在一切底領域充滿着反覆。馮特（Wundt）在其“哲學概論”中，論及關於史的法則底可能性的問題，同時反駁着以現象底反覆性底虛偽的欠缺為根據而否定這種可能性者底論據，如次的說道：

“這個形式的表徵（自然界的現象底反覆性及歷史底領域中的非反覆性——亞克色利羅德）從二個見地看來是不當的。第一，以單一的現象（Das Singulare）為在自然科學上不演腳色的東西，是全然不當的。例如全地質學差不多是由單一的事實而成立的。可是誰也會不主張——冰河時代底研究，因其在一切蓋然性上只有一回存在了的緣故，就不屬於自然科學，而該是歷史家底空想的直觀。第二，說在歷史上現象是不反覆的，也是全然不

當的。從波里比阿 (Polybius) 爲始，歷史家只要他們不是年代記者，是很罕放過可以指摘着同時的事件及於異時間中有着處所或具有一樣的內的結合的類似的現象系列的場合的。歷史家爲了某種結論是利用了這樣的歷史的相似物的。”

歷史是反覆着的。不但如此，牠時時恰像以使史上底活動家感知和了解欺牠(歷史——譯者註)是不行的顯明的意圖做着似的反覆着。“如果——牠說——諸君要使還不和所與的社會力底狀態合致的事件遂行並且惹起，則諸君不能不反覆着吧。又如果諸君底權力及影響已被汲盡無餘，則諸君要回復牠的嘗試是無益的，而且反覆是徒費的。”有名的近代哲學史家顧諾·斐雪 (Kuno Fischer 1824-1908) 關於史的事件底反覆底意味，極巧妙地而且意味深長地說道：

“在一見——哲學史家寫着——世界底未來懸於這個底大問題，全世界史爲要澈底